
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,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

目送

华安上小学第一天,我和他手牵着手,穿过好几条街,到维多利亚小学。九月初,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,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,越出了树篱,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。

很多很多的孩子,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。小小的手,圈在爸爸的、妈妈的手心里,怯怯的眼神,打量着周遭。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,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:一件事情的毕业,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。

铃声一响,顿时人影错杂,奔往不同方向,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,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——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,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。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,但是他不断地回头;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,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。

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。

十六岁,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。我送他到机场。告别时,照例拥抱,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,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。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。

他在长长的行列里,等候护照检验;我就站在外面,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。终于轮到他,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,然后拿回护照,闪入一扇门,倏忽不见。

我一直在等候,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。但是他没有,一次都没有。

现在他二十一岁,上的大学,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。但即使是同路,他也不愿搭我的车。即使同车,他戴上耳机——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,是一扇紧闭的门。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,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: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,眼睛望向灰色的海;我只能想象,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,但是,我进不去。一会儿公交车来了,挡住了他的身影。车子开走,一条空荡荡的街,只立着一只邮筒。
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意识到,我的落寞,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。

博士学位读完之后,我回台湾教书。到大学报到第一天,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。到了我才发觉,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,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。卸下行李之后,他爬回车内,准备回去,明明启动了引擎,却又摇下车窗,头伸出来:“女儿,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,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。”

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,然后“噗噗”驶出巷口,留下一团黑烟。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,我还站在那里,一口皮箱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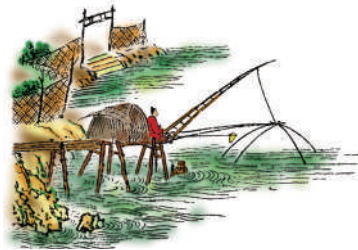
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,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。推着他的轮椅散步,他的头低垂到胸口。有一次,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,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,裙子也沾上了粪便,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。护士接过他的轮椅,我拎起皮包,看着轮椅的背影,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,然后没入门后。

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。

火葬场的炉门前,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,缓缓往前滑行。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,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。雨丝被风吹斜,飘进长廊内。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,深深、深深地凝望,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。

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,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(据《读者》)

好处有毒



小时候爸爸告诉我,不要爬结满柿子的树。有香甜的柿子,为什么不让爬呢?后来,我看到邻居家的孩子从树上掉下来,才知道,结满柿子的树,爬树的人肯定很多,那么树干势必是滑的,一脚蹬不稳,就容易栽下来,搞不好,柿子吃不成,反而摔成重伤。

稍微大一些的时候,我在农村见到了驴拉磨。聪明的主人会在驴子头前方系上一把青草,那青草的位置,恰好是驴子想吃而又够不着的位置。所以,想吃青草的驴子才会不停地向前走。

奶奶告诉我:“孩子,看见了吗,眼前老是想着青草的驴子,就注定要替人拉一辈子磨!”

参加工作后,一位老领导给我讲,狡猾的鱼客在钓鱼之前,都会撒一把饵料至是两把饵,他们是不下钩的。鱼吃得畅快了,自然会呼朋引伴,邀来更多的鱼,这时候再下钩,肯定会钓满一箩筐大鱼!

老领导告诫我们:“常有好处的地方一定要少去。我们在举步之前,首先要在心灵的脚尖上长一双眼睛。”

(据《时间博览》)



逆行的鱼与顺流的叶

一路上,小和尚不时地对老和尚抱怨:“坐在禅房里念经多舒服,为什么非要千里迢迢地出来化缘呢?”

走到江边,小和尚看见几只逆水而游的鱼,又开始借题发挥:“这些鱼真傻呀,逆水而游,多费力,多辛苦。”

“可它们正在享受快乐呢!”老和尚说。

“明明很辛苦,怎么会快乐呢?”小和尚嘟囔着。

“它们享受的是奋斗的快乐啊!”老和尚说。

“顺水而行,不是更安逸、更舒适吗?不是可以享受一种更大的快乐吗?”小和尚反驳说。

“你看见那片黄叶了吗?”老和尚指着漂流在江面上的一片黄叶说,“只有死去的东西,才会随波逐流,才会享受这种安逸和舒适啊!”

(据《推开虚掩的智慧之门》)

世界尽在一念之间

有时候,做一个旁观者很有意思,特别是旁观别人的命运。

我有两个朋友,一个叫小红一个叫小绿,大学毕业后进了房地产公司。小红瞧不上小绿,小绿也瞧不上小红。

小红信奉的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,而小绿信奉的是苦干定有收获,人生就是励志。一个投身灯红酒绿觥筹交错,辗转在各种绯闻里,终成千万资产一代房产奇葩;另一个埋头苦干早早结婚生子,也混成小公司财务总监。你不能说谁混得好或谁混得不好,只能说求仁得仁。

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看法,你最后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最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桩是非风波,香港19岁嫩模在烧烤店被两个TVB过气男星轮流强吻兼揩油。事后,网上有人讽刺女孩炒作,曾志伟说出了他们的心声:“玩得开放了一点,过份了少许……其实最惨是喝醉酒‘断片’。”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被狗仔队拍到,这样的开放了一点、过份少许的揩油局在娱乐圈真是小菜一碟。

站在19岁少女的角度考虑,倒也合情合理,初入职场,急于成名,身边尽是荒唐事,大把入叫她入乡随俗,自己要买豪宅,要赚钱,要出名,哪里敢得罪重量级前辈,要揩就揩,虽然恶心,少不得忍了他。

人性的底线,往往是要在最关键

时候才得以一见。见识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,更重要的是底线不同,养家糊口重任在肩的人情非得已情有可原。

只不过,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,选择人生道路的唯一武器就是你的人生底线。你认为这世界是游乐场,它就是游乐场,你认为这世界是绞肉机,它就是绞肉机,你认为这世界是淫窝,它就是淫窝,人生的选择永远大于命运,因为世界其实尽在你的一念之间。

就像当年我的朋友小红小绿人生的第一个酒局,当小红接过客户的酒杯一饮而尽,而小绿掉头就走,她们的人生脉络,在拿杯或者甩杯的那一刻,其实早就见了分明。(据《时间博览》)

三句话的不同顺序

姐姐和姐夫是经人说媒认识的,见过几次面后就结婚了。姐姐说,那个时候谈不上爱情,两个人凑合着过日子而已。

婚后,他们经常吵架,有时候还动手。这种吵吵闹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姐姐怀孕,那时候,他们已经结婚两年有余。

姐姐临产时,我和父母都在医院守护。当然,姐夫也在。我和父母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着聊家常,时而看看产房的动静。姐夫在一边坐立不

安,不时地走来走去。

终于,室内传来一声婴儿清脆的啼哭。我们四人同时冲向产房门口。姐夫走在最前面,他一把拉住刚出门的护士,焦急地问:“大人怎么样?”护士说很好。他又问:“孩子呢?”最后问的是:“男孩还是女孩?”在得到大人孩子都安好的消息后,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,做了一个感谢上苍的动作。

日后,我和姐姐聊到那天的情况,我说了姐夫问护士的那几句话。姐姐惊喜地问:“他真的是先问大人的

情况吗?”我点头。我看到,姐姐脸上一下子飞起两朵红云。此后,姐姐和姐夫的关系亲密起来。

许多年姐夫在产房外说的那三句话的顺序,给他们的感情带来了怎样的促进。因为做护士的嫂嫂告诉我,绝大多数男人在那种情况下问话的顺序是“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,孩子怎么样,大人怎么样”。

原来,爱的萌芽无处不在。有时候,爱就隐藏在几句话的不同顺序中。

(据《青年文摘》)